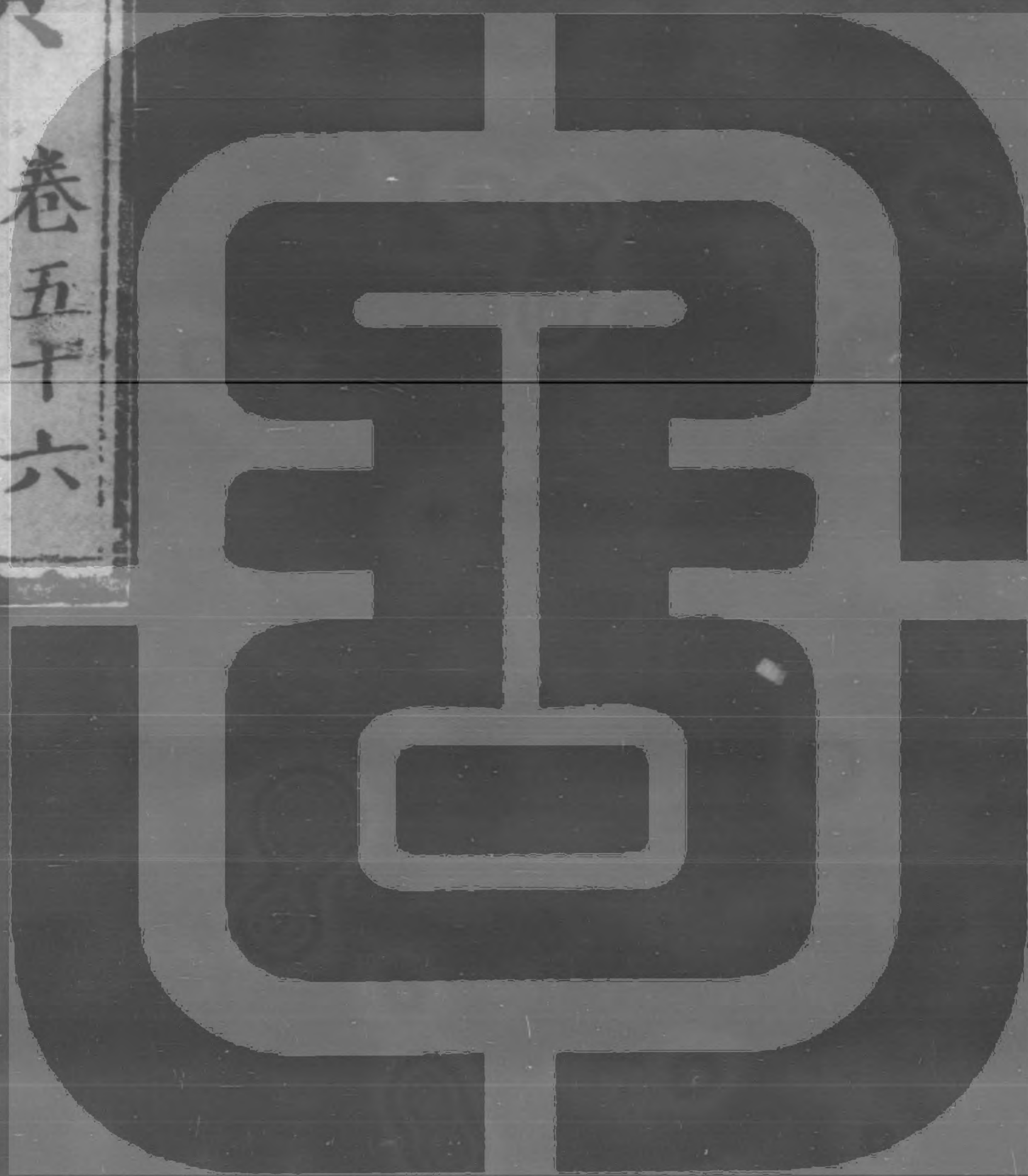


元文類

卷五十六
之五十八



元文類卷第五十六

墓表

錦峯王先生墓表

楊奐

先生姓王氏諱仲元字清鄉家平陰廣道先生之
猶子明道先生之子世以儒道著一時名公鉅人
若党懷英趙淵皆師尊之先生舉進士有聲承安
五年四舉推恩資高雅清苦寡言咲無雜賓嘗知
阿干縣憲司以簡靜聞退食擁琴書不出正襟危
坐似與世相忘也遇會心者雖對談竟日未聞涉
貴游可喜事人信其爲古君子也而書名尤重小

楷介歐虞間用薦者名應奉翰林文字同進士入
玉堂自先生始改陝西東路轉運司鹽鐵判官適
書藍田山碑飲玉漿偶得疾死于官舍貞祐四年
也死之日家無餘貲橐葬城南鴈塔之陰隣求平
王尚書擴墓經兵寺宇廢盪荆棘埋沒迷所在後
三十八年尚書子元卿至審其在墓西十五步初
元卿許並負而東既而恐親族零落無可歸甲寅
五月九日奉天楊奐感念平素會長安邛邦用楊
天德來獻臣同德張琚高唐趙安世浙津張徹燕
南毛居仁取都陳安雲中孟攀鱗太華郭時中鄠

郊范文炳平陸自擇加以衣衾藏之故穴蓋有待也

卓行劉先生墓表

王惲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內丘人性癖直有操守
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漳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
說自是厭饒史學為專門之業非禮義不妄言動
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親前
賢竒蹟偉行擊手即嘆賞而不能自己至推耕午以
饗賓王殺衆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
難切於已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
焉終迺歎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

渡後赴戍戍試魁河北西路建中統建元三府辟
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柄不能與時
厖厖乃以所得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為書數
萬言其說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本為聖賢立法
敷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扶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
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
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
者雖節目礫砢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
用然振衰善俗激厲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
公以鄉曲義來周郵皆却之曰吾非踽踽涼涼闈

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魯齋
許公每道邢必式問致恭而去壬子秋予始見先
生於胙對榻學館夜半欵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
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
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貺齋棲遲蓬蓽心融
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先生近何述
曰適作四克辨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幽眇振
濯漢靈一何壯也臨訣握予手曰吾耄矣斯文未
喪子其自將既而聞卧疾慮乏調養詢諸友生始
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

皆不聽侍疾卒年七十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二十
十二日也葬順德之西丘里後十五年晚進王寧
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也
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光範子謂寧
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安得高風古節如先生者
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謚曰貞耀程伯淳
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板二例如以卓行
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戶部尚書戎益礪
石表墓以圖不朽翰林學士汲郡王惲為之表

孝子田君墓表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入與一物於其間其
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
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
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
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
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
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
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
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終始
者以之而行而回視夫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

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
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
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
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
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
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
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
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
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
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

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
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竦然若有所振勵者故
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放其姓里增補而詳記
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馬
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
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
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
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
以待之卒舉人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
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

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
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
脛至血出發母家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
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
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
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
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
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
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
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忍

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
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
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
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
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
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丘匪丘
者存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
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徐瑒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狎至日告
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
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
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
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時聞趙卯發死池
州李芾死潭州馬暨死靜江如是者不過十數人
止宦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遁海上被執
不屈久乃伏節若可扣人心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
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車馳轂擊北來
不絕間坐論對語及甘苦所以亡者則深憂遠計危

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妨田川非人以言為諱抑
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且以馴至此極始知
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亡有所窮而天命之有
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
一朝之故哉今觀余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
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
仲臨江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教郎
妣熊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治
縣最當時其事蓋不勝書人視以為譎升朝一再
遷為御史為諫官垂二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

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為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彼相挾私蒙蔽上下略不正其僨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為軟熟恬不之恠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繼是累十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邊之日言大而不遺其細謀遠而不略於近料事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為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拔李芾於久廢薦文天祥於列郡以襄事而陳李庭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一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

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蓍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為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橐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蓋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間君坐念自有宇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為其國之人斯言散在史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採於須臾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為何人在天則亦顧遷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仆之由於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

散見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廿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必茂女二豐城李杲廬陵文陞其婿孫男二女二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以脩從祖高士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嘗欲列五口宗人之有德有爵者并侑之屬去官不果會文陞二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凡之辭曰必茂先親歿且葬上有年而墓道未築大懼墮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典刑以詞翰重一世

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志且欲著其可鑒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亡一或有知國指為狂由異代觀惟狂惟聖我知其人
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吳澂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
世祖皇帝以親王搃兵柙河北董忠獻公從

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降狀命公曰佳父必生
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己子名之曰士龍既
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父死節而未白於
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
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迹有宋士錄國亡之
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其傳
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參伍附益歸以語其
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澂曰吾父以節死居
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孤一縷之脉大德
壬寅冬具衣一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塋鎮江丹

徒崇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出烈將遂沉沒則終天
無涯之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一以表於墓敢以累子
澂禮辭許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
歐陽公論五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
彥章北面朱梁蓋路人一日為君臣歲月甚濶鮮
無足道而弗貳所事百世之公議猶避之宋三百
年仁義之國豈朱梁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
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
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寥耶侯以下官微祿出
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曷嘗無人哉嗚呼啼

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宋大將往援侯率偏師
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隣有善戰聲大
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道侯見帥深入不惑
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謂其輕脫
可獲也大將逗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州南平隆
化縣界遇游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日中帥
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馳突
衝擊力戰不以懼遣卒請大將求救方引衆趣山
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
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鬪

日具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
八矢貫侯臂裂帛重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
盡衆稍稍散逸聚者猶數十人傷重莫能軍侯被
執帥壯其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
帥親視其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
載以行八日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招城中不行
遇害年五十二帥還都輒對傳黨言昔喟獎嘆曰
好人好人且曰其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
其名先數歲戍巴州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
隨州歸師至缺陂戰死堦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

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州固始人諱鈞少負奇
氣嗤齷齪儒弊精神事無用語每云讀書了大意
可暇日挾勁弓驅馬出平原曠野指南北東西射
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殿帥噐之妻以凡女
繇邊郡材技良家子選補軍職繇武定軍屯光徙
屯黃勇勝軍後翔取將於武定而以侯爲副其將
後走馬襄陽城上墮城下死侯叱曰大丈夫不爲
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代將
充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開達
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建

城堡化服群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
捐軀徇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
入萬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
書愿而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
者往往報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蓋已覩其兆

元氏清河新阡表

元明善

元氏有二一曰衛大夫而一曰拓跋魏魏之元著
於河南而吾曾祖諱興君家于大名之清河譜系
無所徵據不得上知族里諱興君娶彭氏生子曰
諱泉君曰諱聚君曰諱海君諱泉君娶張氏生子

曰諱信君諱象君娶楊氏生子曰諱珍君曰諱成
君曰諱玉君諱海君娶高氏生子曰諱天祐君曰
諱進君曰諱瓊君曰諱瑛君曰諱貞君由將仕佐
郎提舉杭州酒使司知事徙盧瀝鹽場同管勾諱
信君娶楊氏生子曰弼曰德曰恭諱珍君娶張氏
何氏生子曰諱良曰砮今將仕郎高郵屯曰提舉
曰諱林曰榮曰瑩曰瓘諱成君娶趙氏生子曰諱
曰善諱玉君娶郭氏生子曰通曰福曰嘉諱天祐
君娶胡氏生子曰珪諱進君娶焦氏生子曰諱或
允諱瓊君娶楊氏生子曰諱山曰顯曰世彥曰世

傑曰檜諱瑛君娶張氏生子曰義曰從政今湖廣
行中書省宣使諱首君娶弼氏生子曰明善以儒
起家由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為中書省知管差
除掾弼娶王氏生子曰起良娶李氏生子曰賢砮
娶皇父氏生子曰亨榮娶丁氏生子曰敏曰懋
娶楊氏生子曰衡曰衍善娶侯氏生子曰岵通娶
李氏生子曰翰福娶閻氏生子曰幹或允娶孫氏
生子曰秀山娶鄒氏生子曰振世彥娶劉氏生子
曰揚世傑娶鄒氏生子曰播義娶任氏生子曰嶠
曰峻明善娶李氏生子曰蒙曰晦諱興君以下

于縣城郭西買莊之東諱天祐君以下別葬新阡
去祖塋西南七十五步仰惟吾祖和厚懿恭懷光
弗耀再世而發于吾考吾兄而明善不肖亦忝朝
命執事機要蓋懼夫族大日遠昧于鏡考而涸先
澤此阡表之所由刻也夫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
緝學勵行命不逮者有焉趨下漸邪而幸振顯者
理無是也雖然益遠益大垂美無窮豈無其人鳴
呼元氏子孫其可不鑒于茲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

元老父誠咸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
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
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
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
榮其父母由是制贈祭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
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呂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
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
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
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子文
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齒已若成人從鄉人

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洩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具君得書必手鈔校讎無豪忽舛異廼已厯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算為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頗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嘗曰學

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鬻曰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寡人君為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媾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為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諳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媼皆戚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

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娶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閨閫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榜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

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官那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也只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第可調蘄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州門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宮天禎下旅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焉乎人情孰不歆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尚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理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

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終有裕
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安先生墓表

袁楠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
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
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
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
統宗據會織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
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
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

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

皇元平江南其書稱

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
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
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
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
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
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
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
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
言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

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
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爲祠堂以奉四
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爲本解經必毫縷以
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
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爲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
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
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
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
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滔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
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八等占優籍考松江東壘

慰司照唐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
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
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墜垣女一嫁王
氏是歲葬臺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
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
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塋之十三年門
人蘇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
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楠作
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
焉文公之學真實然之侑食于廟于祠無異辭集

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
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
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真
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楠表

主伯益墓表

虞集

皇慶癸丑二月某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
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
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
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
賓諸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

文傳之又為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
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
以其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集宜
為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
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
兒所授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賓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
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
章卜灰木公翰林唐承旨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
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

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
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常得四品官即
以伯益為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
繼去世無為伯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
章平章事隆福宮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
上客畱署其府為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
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
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
賦詩為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異一得
遇待為幸闕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

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一屑也後十餘
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
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
竟曰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橐中
金不識記數及嘗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
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
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胸中了不
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

者當委身往游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僊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移奪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暮歸坐閱案上書夜且半妻拏頗察其有異召鑿未至伯益忽拊几却卧不復言禁鍾不盡一聲趣喚揚載杜本來而復瞑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山川謂超邁不羣者耶方伯益在歛集往哭之見唐史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曰跽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已車于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以堅緻理其家充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大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為表

稷山段氏阡素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隊地蓋為金

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揀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畫於汙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託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溯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

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賢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於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爲叙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已成已脩已克已成已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已登一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已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之也

克已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溫
皇子安西王召為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
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已
之子曰心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
似英甫彥孚輔之兄彛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
仕有祿位獨輔寂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為御
史遍歷陝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
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日盛君子有望焉嗚呼
自司理君至下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
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

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
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
為得失哉故為之銘銘曰

氣蓋世兮慮偏物邈無託兮久焉識取弱翰兮著
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顧余庭兮鞠
存嘉遯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
林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爰維岳
之潤流斯河世寢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
三之家

張進中墓表

王士熙

貴齒尊老之義尚矣古之有天下者皆養之以求其言居民間則為父師生于治世涵濡德澤故保其生也無傷更事知艱故言之發也有則厥後三老董公見舉大義之時沛中文老預歌舞成功之日斯老者之著明于世者也 聖朝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敢茂厖碩朝廷優之徭役勿事歲時得陞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會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毋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憤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峻陛承

清光歸而娛嬉井陌或騎或步更過飲食和氣粹如大駕出宮則厖眉黃髮序勾陳環衛間見者咸曰樂哉太平之民也張進中居京師有年耆老之一也進中字子正善為筆其為筆也管以堅竹毫以鼬鼠極精銳宜書人爭售之由是四方咸知進中名得其一者以為珍異而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所為者不用也進中自持筆以入必賜以酒年益高被璽書蠲其徭役至八十以終時延祐七年某月某日也塋宛平縣岡村妻某氏子某余識京師耆老多矣所敬者唯君及何失失家善織釵穀

最能爲詩充然有得如宋陸務觀可傳也日出買
絲騎驢歌吟道中指意良遠張君雅重厚毅然有
容坐室中自珍其筆有來求之者日其貌非儒生
雖多予價終不肯出其善者畀之學士先生如淇
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吳中趙子昂皆與之善三
家皆世稱善書者其知君良有以夫今何君張君
相繼以隕求似者未之見嗚呼生治世以樂其身
不必仕之及也擅一藝以壽其名不必文之多也
張君亦何憾焉揭辭墓前用以告來者

真定張君墓表

宋本

真定之真定縣人曰張君諱德林字茂卿夙喪怙
恃兄弟衆且貧既長遂贅壻于郡董氏董氏多財
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一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
將絕爲外舅買妾觀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名筍
亡幾何外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筍保抱乳哺之壯
悉致家貲以去筍力垂四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
一區爲報君課家人耕以蠶以自衣食至治元年七
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四至順二年某月某日葬
縣之新市鄉安封原子男一人天祐和寧路儒學
正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次適

郡士宮思敬孫男二中立中和日蘇君持君事狀
告予曰昔杭有富民病且死子生甫三歲遺命壻
主家產它時子取三壻取七子長而訟乘崖張公
為守曰使遺命子七則死壻手矣苟無剛明若張
公者則子受屈無疑今張君非迫於孤子之愬非
怵於官府禁令非不理於鄉黨親戚之口慨然舍
所已據遺諸不爭求之時俗亦鮮矣能為我文以
表其墓為齊民勸乎苟得之將歸刻諸石予諾而
未遂蘇君再請三請且歲餘不懈時蘇君室恒山
郡君者已亡予憐其拳拳故妻之父若是乃最其

事之概附以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而系以論
曰古未有贅壻秦黔首家貧子壯則出贅始見史
傳實弊俗也妻之家不以骨肉視贅壻雖贅壻亦
自不以我為妻家骨肉張延賞韋臯猶爾矧餘人
乎陽為翁翁熱而陰相漠然者爭鬪相責望者皆
有之蓋實非骨肉而然也故有國者至發民贅壻
為卒將以用其憤忿不平勤勞困苦之氣耳至財
者則又民之心也百金之產出入掌握可沒齒溫
飽贅壻於妻之父母之子何有於戲處非骨肉之
地當風俗世下之時而張君出焉真鮮哉方以杭

民之訟則大非其倫彼富民者懼死其子於已生而君則求董之子於未有詎不相萬萬哉當買妾時君固已無心於其所殖不待推致於筭而後知也然予又有感於蘇君者昔予大父亦壻京師富民張氏張亦無子約曰死後園田屋室金帛皆子物數歲側室育子大父告去張翁媪驚曰何至是縱有子女不當得產之半耶大父曰某不欲處嫌地竟去舊當狀其事洎其餘行實欲求當世有文者表著金石未能也孫於祖顧久有闕然者蘇君乃能以斯先我豈天賞君盡心外舅而生蘇君俾豈弟親親女以君女而取報乎則鄉所謂弊俗者鎮定之間由董張蘇三氏可少湔矣用於世而觀民風者過君墓道以讀是尚有徵焉

元文類卷第五十六

元文類卷第五十七

神道碑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
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尚及見之好問
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
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即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
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
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
財入政府即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

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賣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

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涼留

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卧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歷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懽然敬之嘗以

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廕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與于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時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諫

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

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曆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誤乙未元曆云自丁巳大明曆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曆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及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父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音于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以承問請曰殿下

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中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

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即爲比丘尼當時朝命嘗有
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
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
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
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尚以人情所難
忍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
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子母
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
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
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

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
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
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誥交甚款至作歌
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
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
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
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古之古人陸贄
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
言明日錄軾奏儀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
解世宗憫其勞授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

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徃徃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即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預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

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光院故事以

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尚書
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
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
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
相百官陪賜謚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
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先
塋之側其發引也勅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
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
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
正議大夫溧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濟貴族再娶

郭氏岢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
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
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
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善
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
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曾懷倜儻有文武志膽
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
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
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
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

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弒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也蓋蔽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臣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弒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

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闕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弒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宥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即日原之初興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

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入債而宦遊不
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既又無以償遂代償之
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藹
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矐瘁一旦暴得吐
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冠曰死生如土
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
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
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
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
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

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字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
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
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
衆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魏冠講虞唐德音一
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
后力牧望顏行者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亦
嘗丘山萬牛債且僵顧以根闌待豫章繫國短修
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
殷士作裸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亡

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

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二

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為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突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軍內刺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韋魯生履興平鞠以為子遂為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

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
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
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
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公生三
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
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
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
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
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爲左右司員外郎越
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

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以遼宗室近族至是
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爲世讎吾與汝
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爲
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讎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
左右以備咨訪已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
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
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
里檀回鶻王稱也夏人常入斤者以治弓見知乃
詰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
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知天下不用治天下匠

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曆學而回鶻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鶻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曰十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十里解四夷語是惡

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次血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借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

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爲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功公首以爲言皆禁絕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何名無用哉因奉

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爲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爲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爲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怒皇叔

但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爲同列爲之股慄曰何必強爲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爲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謗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爲晚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

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木才故畱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勲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苦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爲采鍊金銀

栽種蒲萄等戶公言

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疫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虢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壘

陷首將速不斛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其首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

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
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
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
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
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兄一經
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
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
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
安往豈有因一俘囚一非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傳其
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

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
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
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
大臣忽覩虎領之國初方進取所降下者因以
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
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戶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
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
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
戶若果行之可輸一斗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
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

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爲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爲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爲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爲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士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

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

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二來上議割

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上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矣矢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王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廷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利進者則已爲重矣大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七云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

民戶代償其物前後徒累動以萬計及所在官吏
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
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
爲質然終不能償公等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
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于本相
侔更不生息遂爲定制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
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
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
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
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

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
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
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
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
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
而使臣猥多馬悉到之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
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
輒被薑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
其弊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
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

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上貢十曰置
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
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
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蓋
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
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
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
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
之於不義而不義者豈以時有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
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

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且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
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
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
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
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亡二十五萬民賴以安燕
京劉忽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
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係官廊
房地基水利豬鷄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
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
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

下罔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為班超之言蓋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

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與都刺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惑衆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闔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

日夕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
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
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于違常憲吾
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為也意
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
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
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受惑退舍之事
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
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頌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
十一月上勿藥已又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

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癸
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
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甚幸與都刺合蠻方以
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
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
於民者輒中止
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天都刺合蠻令
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其章號令自
先帝出必欲然此臣不敢奉詔且守復 旨與都刺
合蠻奏準事理今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
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馬事若合理自

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深淵乎因厲聲曰
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於國家皇后
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怨其忤已亦以先朝勲
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
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
林爲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如
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薨於玉泉東壅
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涿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
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誠生子鉉監開平
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武州刺史公弼之女

生子鑄今爲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微曰
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
逸曰希曰希曰希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
姿英邁迴出入表雖察似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
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合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
有差別通宵不寐平居下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
被接納則和氣温温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
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甘夢也人有譖之者曰公
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日出私門后使衛士視之
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如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

舍晝夜嘗誠諸子曰公政以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治洽凡星曆醫卜雜筭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城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把曆蓋回鶻曆名也又以日食躔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曆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曆行於世既蓋公七年令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曰凡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網絕地軸折人理滅所細明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攻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

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憂憂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或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璧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

家重明耀離火命旣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
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爲公拜稽首曰
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爲嬉
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於風雨指麾群
雄圈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
草間隨材擇用鬱爲棟棟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
庫填充粟帛流通公於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莪
典章燦煥公於是時玄齡貞觀逋俘纍纍蔽野僵
屍我燠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
其縛我生其死主息長養教誨飲食民至于今家
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秉樞衡
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萑萑新
泮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元文類卷第五十七

元文類卷第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下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勳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爲大將自

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

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期從容間暇不動

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
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
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
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
一心奉公而不敢為徇情杜法之私又奏罷諸色
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
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
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父成珪隱
德不耀父秉直是為尚書府君生二子伯曰天倪
仲曰天安公其季也金人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尚

書府君率鄉里老幼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
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國人烏也兒
為都元帥府君為行部尚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
仙以真定降王又以天倪為河北西路都元帥仙
副之駐真定公年漫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
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命公護送太夫
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市繒幣為北觀需既行武
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
燕公聞變即與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
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即不招自至公慨

然曰兄弟之讎不共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有
可成之道乎即出所賣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
之南行行至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
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且乞濟師王命公紹
其兄職仍以笑乃解將兵三千為助遂破走武仙
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曆
寺夜斬關為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
人夜踰城東出步走臺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
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
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為賊驅脅何罪而殺之

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
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
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
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強勝於
他郡

太宗即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
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真定大名河間濟南東
平五路授公為萬戶壬辰歲

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

睿宗相會破合魯軍於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

諸城公遂下太康拓縣尾岡雖州復與大軍會軍
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
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為備矣不
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
秋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
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
來上命它帥拒戰不能知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
為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
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
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

對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撒江上軍既回以公為
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
經畧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為中書右丞相秋
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
土上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
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
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璫
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
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
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

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
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
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
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慎密如此入見
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已者至元改
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三
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公為左丞相兼樞密副使
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賜
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三小堡
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能入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

餘七年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
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公曰中書省尚書省
御史臺或一月或一旬遇有大事則可商量小事
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
子慨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志十一年秋以
公與右丞相伯顏領荆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
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鄂州公病不能進
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賚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
卿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勤勞者
多矣勿以小疾暫阻行意便為憂惱可且北歸善

自調護公歸至真定上又遣其子衮與太醫馳往
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六限有終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
有四實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也訃聞上震悼遣
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贈太尉下太常考
行謚曰忠武以三月庚寅葬府城西原明年春二
月有旨命臣磐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
才智出逢昌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
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吝不驕有以服人心
以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勲碩德位
兼將相為邦家之柱石為宗社之著龜望重四朝
恩隆百辟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
色見於顏間視富貴功名歛然沮也避若將有澆於
已者此其蘊籍豈尋常淺狹之曷所能窺測哉初
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
後都帥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
職以復讎恥為姪尚幼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
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卿之此舉
甚可嘉尚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即日詔以
公姪為真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

故公曰臣無大功報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
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寵榮過分
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
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
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官府往往不能
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言具定一路事不
乖戾而民以寧李璫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爲言
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
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
即日皆辭職而退

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畧使朝廷遣阿藍答兒勾較
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答兒性苛刻乘勢橫暴
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
進曰經畧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
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
得釋者甚衆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
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
年則鬻南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
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
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

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汝識李正
臣乎曰我即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真
定軍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留務無大小一以委
之又嘗有河南流寓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
姓名鄉里即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議行軍事務無
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
敢間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
法者兩人之力爲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
之暇即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必解而後已雖
公務遠適亦恒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
氏李氏納合氏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
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曰樟真定順
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曰
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
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
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
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銘曰
維開府公沈毅厯鴻超然異稟間氣所鍾累朝尚
武公在戎旅扼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止笏

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既立事權歸一監
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包苴不行
獄無歎傾謨協宸意事合群情黔黎呼舞思見太
平太平非難既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後指
駢羅覆篋孔多積之歲月寧不嵯峨公屬纂隲十
嘗八九其在鈞衡整而非久整而非久又復不專
同堂合議嗜好奇偏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
立天子之功波濤險巇舟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
旃幪也治時清尚可無公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
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今云亡
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
光有不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
時賢士大夫雲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
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代名臣者不可勝
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
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
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
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邢州沙河人曾祖珪

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邠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

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牋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勲臣一千戶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於

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拯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

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出貪暴剷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

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

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八弟日侍宸帑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為

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且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

漢鄂公皆扈行

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
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弊以安國便民為務詔
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一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
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
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此行謂
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
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一文統以為
世祖新即大位國家經費為數不貲且素無積儲
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

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
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
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
畢舉公之力居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
司財賦每事欲出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
公昌言曰分制刑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
理也且財賦一事爭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
之乎

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
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

士爲人僕隸者曰內五六人援恩例埋而出之俾通
明吏教以案牘以四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
人始遣子弟讀書言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
二渠溉田十萬畝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
家告有戶數千畝田後屬爲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
奴與良法當以之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奴或奴
之而未嘗籍者曰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
無爲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
川妖人曰胡王女作亂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
世祖命申書省以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

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
官普化莅決於流州南旣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
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
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
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
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
齋許公衡爲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
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爲特望達於
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
爲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初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

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
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於

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
數欲中傷賴

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
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爲不法慮臺憲發其姦奏罷
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
知爲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
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上

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
故有是拜曆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
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
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
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
政大夫

今上皇帝御極追念其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
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
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
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

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
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
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
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
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
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

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

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
司農丞不貞改元

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叅

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
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
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祕書少
監劉廙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
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
子曰昇一女適劉槃初大理之後我師至其城下
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
世祖怒欲屠之公言入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
非民之罪

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後王師

方啓行公數言士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

世祖曰保爲鄉等守此言旣入宋境諸將分道並進各遣儒士相其役某戢軍上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内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爲已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已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

且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然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曾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樞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

若寒士門無闕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
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
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
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隸通乾龍將翔瀚其雲從維我皇
元肇開五葉群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
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據大理之行武昌之後賴
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
匡輔有功饕餮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
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

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
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
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
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
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
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
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
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竭休瀟慶迺發於公士辰

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
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于職及其為學晝或
忘鋪通昔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自
五六年剗剗挽摩磊砢而直廉卓而輝涵積搢累
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克而足之沂源洙泗以肩周
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
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測變化不可測矣既
寇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
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
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燕幾屈

為賓友公一謝絕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儔挹其聞遣使者一再起公
既奉清問上稽唐虞卜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
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
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千餘事皆援據古義廟切時
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釁可
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
賢以尊將相悖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

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
培殖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
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
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駭遽請和屬
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

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
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璠璠輒潛師侵
宋兩淮制置使李璠璠寓書于公璠以款兵館留
真州籍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璠好兩國實出
聖衷日喻邊將戢戢守圍以契和議眾所聞知今

啓釁自璠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
入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
北戰和利害甚悉璠不報顧窮璠變詐以撼公之
志知其終不可怵於璠愧數也捷鑄館所塹垣拊棘
驛吏訶閤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
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
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
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
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服其言亦皆自振

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終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瞻隱其瘁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郤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畱舉國皆知其非

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儻一時而享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䟽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攀薰良猶效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隨

竒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
紂丕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
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
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辯以理為主雄渾有
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
乎指累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禮
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
學行治擢實侍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文
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徙公之
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協則次公生平事

來謂摯曰先子墓有日也公隨之碑宜得銘得銘非
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
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
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拚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
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
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竒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
魯駮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濟其緒孰植
其滋孰芬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
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

麟公雲遠迺睠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
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繁操觚榮觀幽羈刪述
眎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
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
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
之

元文類卷第五十八

書